

莫杰著

南寧史話



南 宁 史 话

莫 杰著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南宁史话

莫杰著



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南宁市河堤路14号)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787×1092 1/32 2,875印张 53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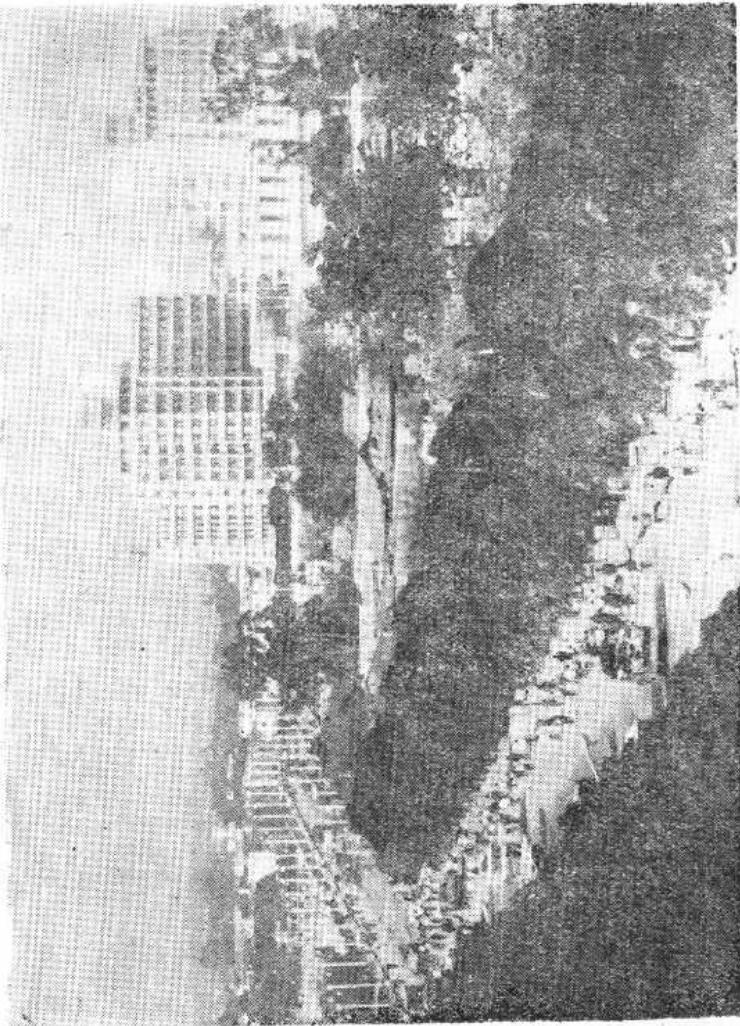
1980年9月第1版 1980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2,800 册

书号：11113 28 定价：0.30 元

邓朝兴摄

南宁一角。



目 次

一、建制沿革.....	(2)
二、古城址.....	(7)
三、边疆经济、文化交流的中心.....	(12)
四、英雄城.....	(17)
五、南湖、五象岭、望仙坡和伊岭岩.....	(20)
六、兴陵和永历小朝廷.....	(27)
七、天地会、大成军和太平军.....	(36)
八、帝国主义和近代南宁.....	(52)
九、辛亥革命和南宁“光复”	(60)
十、“五四”运动在南宁和孙中山的 南宁之行.....	(68)
十一、百色起义和南宁.....	(76)
十二、回到人民的怀抱.....	(83)
后记.....	(88)

南宁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首府。它古老而又年青。说古老，它从晋代正式建制以来，已经有一千六百六十一年的历史了。说年青，解放后它回到人民的怀抱，只有三十个年头。

在风和日丽的日子里，登上邕江饭店最高层平台，纵目远眺，这千年古城的新貌，一览无余，尽收眼底。环顾市区，一栋栋新楼房，鳞次栉比；宽广的林荫道，满眼青翠。展目北望，高峰岭诸山，峰峦起伏，横卧天际。向南望去，邕江如带，波光粼粼；江面上，一桥飞架，车来人往，川流不息，一派繁荣景象。南岸工厂区，那拔地而起的烟囱，正吐出阵阵轻烟，给古城平添了现代化的崭新气息。置身于这生机勃勃的古城，登高远望，人们不禁浮想联翩：庄严、可爱的南宁，你经历了多少历史风雨，才获得今天的锦绣前程？创造历史的人民最尊重历史。让我们从历史的长河中截取若干横断面，看看南宁的片断剪影。

一、建制沿革

南宁市郊豹子头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出土文物，是迄今为止南宁历史的最早记录。它揭开了南宁历史的扉页。

一九七三年，在邕江北岸的豹子头出土了一批石斧、石锛、石杵、石锤、石砧等磨制石器，骨锥、骨笄、骨匕等骨器，蚌刀和夹砂粗陶釜，以及大量的动物骨骼和螺蛳壳。经过科学鉴定，这个文化遗址的年代，大约距今一万年左右。石斧多用于挖斫，石杵用于研磨谷物。这表明，至少在一万年前，居住在邕江沿岸的人们，在进行渔猎和采集的同时已经开始了种植活动，原始形式的农业出现了。壮族的祖先们在邕江岸畔燃起熊熊的篝火，驱赶猛兽，刈除草莱，挖土种植。他们也经常闯进原始森林，猎取动物，或者下到河边捕捞鱼、蚌、螺蛳。他们使用陶釜烹煮食物，使用兽骨磨成的骨锥，缝制衣服。在草莽茫茫、猛兽出没的洪荒世界里，壮族的祖先们同大自然作过艰苦的斗争，开辟了我们伟大祖国的南疆，使自己生存和繁衍下来。

广西是我国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较多的地区，除南宁

外，许多地方都有发现。广西出土的新石器时代器物，在形制上既具有地区特点，又同我国中原和东南沿海的同时期器物有某些相同和相似之处，显示了文化上的密切联系。

公元前十六世纪至公元前十一世纪，建都于中原的商王朝，是我国历史上烜赫一时的奴隶制国家。商代的青铜工艺，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。一九七四年，在紧邻南宁的武鸣县，出土了一件商代铜卣。这是一件窖藏器，通体以云雷纹为地，造型端重，花纹繁缛，具有明显的商朝晚期作风。商代铜卣及其伴随物铜戈的出土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商代青铜文化在南宁地区的影响。

在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，壮族先民被称为西瓯、骆越。《旧唐书·地理志》说：南宁，“古骆越地”。战国时的一本著作，有“路人大竹”的记载（《逸周书·成周之会》），说的是西周时，“路人”曾向周成王进献“大竹”。据清代的《逸周书集训校释》：“路，音骆，即骆越，在南宁府地。”早在西周时，南宁同中原已经有了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上的联系。

广西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的神圣领土。公元前二一四年，秦始皇统一岭南，设置桂林、南海、象郡，南宁属于桂林郡的辖地，从此，南宁同中原王朝的联系更加密切了。秦末农民起义的烽火燃遍大江南北，秦朝官吏赵佗乘机割据岭南，建立南越王国。南宁被南越王国所控制，长达九十多年。西汉武帝击灭南越王国割据势力，在岭南增设郡

县。南宁属于郁林郡的领方县地。

公元三一八年（晋元帝太兴元年），东晋王朝分郁林郡地设置晋兴郡，郡治在今南宁。这一年是南宁正式建制的开始。晋兴郡的设立，标志着南宁成为郡一级的行政中心。

在隋代，晋兴郡撤销，在南宁设宣化县，属郁林郡。隋代的宣化县，包括今天的邕宁、武鸣和隆安三县。南宁市旧有宣化街，街名盖源于此。

到了唐代，公元六二一年（唐高祖武德四年）改宣化县为南晋州。公元六三二年（贞观六年），唐太宗改南晋州为邕州都督府。南宁简称“邕”，即由此而来。公元七四二年（唐玄宗天宝元年），邕州改为朗宁郡。公元七五八年（唐肃宗乾元元年），朗宁郡复改为邕州。唐初，唐太宗分全国为十道，以道统州。岭南道下辖邕州、容州、桂州、广州、安南五管，其中邕、桂、容三管基本上包括今天的广西地区。公元八六二年（懿宗咸通三年），唐朝分岭南道为岭南东道和岭南西道，东道以广州为治所，西道以邕州为治所。岭南西道节度使驻邕州，统制原来属于邕、容、桂三管的地区。邕州一跃而为广西的政治、军事中心，成为南疆的重镇。

宋代初期，公元九九七年（宋太宗至道三年），分全国为十五路。广南西路已具有今广西的区域。在宋代，南宁仍称为邕州，属广南西路。据《宋史·地理志》：“邕州，下，都督府，永宁郡”，南宁市内永宁街名的来历，最早可

以追溯到宋代。

元朝设省，省下辖路、府、州、县。元代初期，广西地区属湖广行中书省，以后始分置广西行中书省。公元一二七九年（元世祖至元十六年），元朝在今南宁设邕州路总管府。公元一三二四年（元泰定元年），邕州路改称南宁路，人口二万四千余人，领宣化（今邕宁）、武缘（今武鸣）二县。从元代起，南宁这个名称已经沿用了六百多年。

在明代，明王朝将元代的行中书省改为布政使司，划全国为两个直辖区和十三个布政使司。南宁路改称南宁府，属广西布政使司。清代恢复行省建置，省下设道、府、直隶州、厅、县等。在南宁仍设南宁府。辛亥革命后，废除清代的府、州、厅，改为省、道、县三级建制。一九一三年，南宁府撤销，改称南宁县，一九一四年改为邕宁县，属广西省南宁道。一九二一年以后南宁道裁撤。

一九四九年十二月，南宁解放，设立南宁市，为广西省人民政府所在地。一九五八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，南宁是自治区的首府和直辖市。解放后，南宁市的设立，不仅是建制上的更改，而且体现了政权性质的改变。

南宁前临左右两江，上通云南、贵州，北倚柳桂、衡湘，沿邕江东下，可直达广州。明代人写的《入邕州》诗说：“邕州城北两江来，五管金汤亦壮哉”，形象地道出了地控三江的南宁与巩固岭南的关系。清·顾祖禹的《读史方舆纪要》指出，南宁“地居冲要，势所必争”，“南服有

事，以为襟喉要地”。明代《南宁府志序》也说：“时平，则南宁通其驿道。一不幸稍有警动，驻军转饷，亦必于南宁焉。”古代的一首《邕州诗》，甚至认为岭南名城首推南宁。作为南疆重镇的南宁，屏障岭南，占有极其重要的战略位置。

二、古 城 址

南宁的古城址在哪里？古代地方志书的流行说法是在邕江（郁江）南岸的亭子圩，北宋皇祐年间侬智高起兵失败，一把火烧掉州城，北宋政府才在邕江北岸的今南宁市区另建新城。近人黄诚沅编写的《广西郡邑建置沿革表》也说：“邕州故城在今邕宁县治南对河亭子圩。”（卷一，一九三五年版）

查一查唐代人的著作，上述说法不对了。成书于唐代的《元和郡县图志》载：“郁江（邕江）水流经县（宣化）南，去县二十步。”唐代邕州治所在宣化县，邕江流经县之南，则州城当在江之北岸。唐朝元和年间，著名文学家柳宗元写的《唐故邕州刺史李公墓志铭》说：有一年邕江水涨，“有黑螭鼓江流，坏北岸直城南门”（《柳河东集》上册第一五四页）。可见邕州城之南门在邕江北岸，而在南岸的亭子圩。如果邕州城在南岸，则柳文应说：“坏南岸直城北门”了。

《元和郡县图志》认为，之所以称为邕州，“因州西南邕溪水为名”。“邕溪水”并非邕江。邕江自古称为郁江，郁江是指从南宁至桂平的这一段河道。大约清代以后，南宁

附近的河道才被称为邕江。唐代人所说的“邕溪水”乃是茅桥江。距茅桥江与邕江的合流处不远，今南宁市体育场（旧称跑马场）、区人民医院、区保育院以及纬武路一带，就是唐代邕州城故址。在这里，邕江（郁江）环流于西、南两侧，东侧有“邕溪水”（茅桥江），唐代古城几乎四方环水。东汉《说文解字》对于“邕”字是这样解释的：“邕，四方有水，自邕（壅）城池者，从川从邑。”就是说，城邑四方有水环绕，壅土为城，谓之邕。《读史方舆纪要》也说：邕州，“四方俱水而中高曰邕，有邕溪水流经其下”。今南宁市体育场、区人民医院、区保育院以及纬武路一带的地理环境，与“邕”字的本义符合。这里附近的一些地方，至今仍叫古城口或古城村，如果邕州古城不在这里，怎么会保存这样的地名呢？

唐代邕州古城在邕江南岸的亭子圩的说法，既缺乏坚实的论据，也看不出亭子圩具有四面环水的地理条件，看来不足为信。

侬智高起兵反宋失败，纵火焚烧邕州城而逃跑，这也是地方志书和有关史籍的流行说法。元代人编著的《宋史·狄青传》和《宋史·广源州传》，明清两代的《广西通志》、《南宁府志》，民国《邕宁县志》，都持这种看法。侬智高果真烧掉邕州城吗？不见得。且看宋代的当事人是如何对待这个问题的。

余靖是随同狄青率军进攻侬智高的重要将领。余靖写的

《大宋平蛮京观碑记》讲了一句依智高“焚城自遁”，这是上述史志据以立论的依据。然而，如果不执一而论，遍翻余靖的其他著作，就可以发现“焚城”不是事实，“焚营”才是事实。同一个余靖，他写的《代狄宣抚贺捷表》、《大宋平蛮碑记》，说的是依智高“焚营而宵遁”，或“焚营自遁”。狄青死后，余靖为狄青写“墓志铭”，说的也是“智高焚营而遁”（《武溪集》卷十八）。焚城，是焚烧州城；焚营，是焚烧军营。一字之差，截然不同。余靖在这三篇文章中，显然已经否定了他自己一度讲过的“焚城”的说法。《宋史·狄青传》说：依智高退出邕州，狄青、余靖入城时，“获金帛巨万，杂畜数千”。金银布帛、马牛牲畜安然无恙，难道不就是依智高没有烧城的证据吗？

人们也许会问：余靖的《大宋平蛮京观碑记》为什么偏偏说依智高“焚城自遁”呢？疑团是不难解开的。这块碑就树立在邕州归仁铺依智高部众被杀处。余靖硬把“焚营”说成“焚城”，无非是给依智高加添一条大罪而已。归仁铺偏远荒僻，即使多讲几句谎话，也是无人同他计较的。至于在桂林的巨幅摩崖石刻《大宋平蛮碑记》、写给北宋政府的奏表以及写给狄青后人的“墓志铭”，余靖感到难以掩人耳目，被逼讲了“焚营”这句真话。

研究依智高是否焚城，还应该考虑当时的实际可能性。依智高是在归仁铺被狄青、余靖战败后退出邕州的。归仁铺距州城仅二十里地，狄青的骑兵迅发即至。时间那么仓促，

烧掉军营犹有可能，焚烧州城就来不及了。逻辑的结论也应该是：侬智高没有烧城。纵火焚烧邕州城的不是侬智高，而是交趾（越南李朝）侵略者。关于这件事，将在下文叙述。

唐代以前的南宁城十分简陋。元代人李衍说：“邕州旧以刺竹为墙”（《竹谱详录》卷四）。城的四周，环植刺（簕）竹，就算是城墙了。后来，北宋在距唐代古城西北面不远处另建了新城。邕州新城采用砖石结构。城垣遗址，大约是从现在的南环路向西北延伸，经东南菜市的西南面到市工人文化宫附近，再折向百货大楼、新华街，转向当阳街，沿邕江直下，至权南路旧南门菜市与南环路相接。这项工程，相传由邕州官吏刘初监修。传说刘初筑城遇到很大困难，城垣刚筑好就崩塌了。随筑随塌，闹得他束手无策。一天晚上，刘初梦见了神仙，仙人告诉他，明天将有乌龙降落地面，化成乌蛇，按照乌蛇在地上爬行的踪迹来筑城，就会成功。第二天早上，刘初果然看见一条形状象龙的乌蛇蜿蜒而行。他尾随乌蛇，绘图兴工，城垣就不再崩塌了。新城建成后，特意建了一座乌龙寺，以感谢神助。宋代乌龙寺，据说在今新华街水塔脚附近。其实，天上人间，既没有神仙，也没有乌龙。封建文人蓄意编造这一荒诞故事，无非是给邕州城加上一圈神圣的灵光，宣扬邕州有神龙护祐，不容侵渎，企图使邕州成为地主阶级长治久安的“乐土”。乌龙寺喧闹的钟鼓声，掩盖不了封建统治阶级内心的空虚。

邕州新城，规模狭小，基本上包括解放前南宁的旧中心

市区。城垣高三丈一尺，厚二丈五尺。南宁旧有镇江门，又叫水闸门，在今邕江大桥北岸桥头附近。相传镇江门下有一条地下取水通道，设有水闸，闭城固守时，仍可以从地道潜出江滨取水。然而，这仅仅是一种传说，史书上并没有关于发现或使用这条地下通道的记载。

北宋建城以来，邕州城垣多次崩塌。元代、明代、清代都曾经相继修建，有时甚至隔年就要修建一次。南宁城垣为什么多次崩塌？清代雍正九年（公元一七三一年）的《重修碑记》说：南宁“城面江濒河，前广后锐”，“左右江自城西五十里并流下注，震荡飞空，势若翔龙怒马，莫可羁勒，城之嘴而颓仄者数矣。”每当邕江出现洪峰，洪水冲击堤岸，沿江的城墙便受到威胁。历代封建官吏一味加高加厚城墙而不注意加宽和加固河堤底部，河堤破坏，城墙当然随之崩塌。他们不是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，而是把希望寄托于神灵的降福和保祐。于是他们在江边建起一座“祭江台”，河水大涨，就在“祭江台”上焚香点烛，顶礼膜拜，乞求江神大发慈悲。然而，江水无情，不但城墙保不住，连“祭江台”也被冲垮了。

南宁城墙的开始拆除，如果从一九一六年算起，拖了几十年时间。盘踞南宁的桂系军阀，曾经任由城墙自行崩塌，颓垣败墙阻亘街市，人民群众为之怨声载道。解放后，拆除了东南菜市观音阁附近的城基，堵塞交通的城垣残迹才最后清除。

三、边疆经济、文化交流的中心

秦汉以后，汉族人民大批移居南宁。他们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。通过壮汉各族人民的辛勤劳动，南宁的农业和手工业有了较快发展。明代人称道南宁，“风气文物之盛，倘迹中州”（明·王大经：《清风馆记》）。由于“人物繁庶，粮食便易”，南宁被誉为“小南京”（明·华复麟：《两广纪略》）。自古以来，南宁成为边疆各族人民经济、文化交流的中心。

唐宋时期，南宁的水稻和经济作物的栽培技术已经赶上江淮。当时人称赞说：“鱼稻有如淮右，溪山宛类江南”（宋·秦观：《浮槎馆抒怀》）。农业生产的发展，离不开水利灌溉事业的兴修。在唐代，南宁人民筑堤修建南湖。在宋代，又开辟铜鼓陂水利，陂水溢流，汇成北湖。明末清初，增修了龙门、永安两渠以及陂塘十多处。“观风五管（岭南）已多年，每至南宁眼豁然。绿树万家依附郭，桑麻十里接平川。”明代人周孟中的这首《登春野亭》诗，反映了当时南宁农业生产的发展。